

汇文化精粹

展铜仁文采

——读《阅读铜仁》印象

杨国胜

2024年12月中旬,铜仁市新编《阅读铜仁》一书面世,碧江区文联领导在召开该书首发式的第二天将该书转予我。《阅读铜仁》阅读铜仁的什么,书名就提起了我的阅读欲望。我迫不及待地阅读,越读越有味——它不仅汇聚铜仁文化精粹,而且多角度展现铜仁文采,可谓是集展现铜仁市历史、文化的一张新名片,如此全面、如此形式的文化出版物在铜仁市有填补空白的地位。我由衷钦佩编者的良苦用心。

铜仁市在武陵山区深处,一道苗王坡山脉连绵数百里,把山区分成东五县(区)、西五县,西部的乌江、东边的锦江在山谷中奔流穿越,哺育着两岸各族人民,也引来多种文化交汇——长期以来,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从长江至乌江、从沅江至锦江逆流而上,与山区土著文化交融、发展。铜仁原本山川秀丽,加上多元文化的浸润,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独具魅力的黔东文化。我的直觉是,《阅读铜仁》是对铜仁市文化的撷英拾萃,其存在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首先看它的题材选取。尽管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但没有形式,内容就会显得乏味。客观上,认识一事物首先是从形式开始的。《阅读铜仁》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立足铜仁的自然特点、人们的视觉习惯安排书的表达主题,依次是梵净灵山、两江挹翠、武陵炊烟、黔东烽火、古韵铜仁六个篇章,分别从山、江、人文、红军走过的地方、铜仁的地方文化特色等方面,由表及里地展示铜仁文化。宏观上的巍巍梵净山、滔滔两江水、袅袅炊烟都要多角度、多层次才能认识它们。

在同一篇目里,文章的选用就选不同角度、不同风格的文章,力求把同一个主题说深说透。于是,就让古代、当今,本土、外地的文化名人,用他们的视角他们的语言,说尽铜仁的“好处”。如在“梵净灵山”一章里,清代文学家徐在《梵净山记》中写道:“初登者身立万仞,举目旷观,辽阔无际,心神恍恍,鲜有不魂惊骨栗者。”写了作者登山的感受,突出了山的“险”。铜仁市作协原主席吴恩泽在《梵净山,一个人心中的光》这样写看到佛光的感受:“就在大家惋惜她就要隐于一片云彩之后的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一团奇异的火焰在极目处升起,彻照了自己的五脏六腑。”黑龙江籍、辽宁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刘兆林在《过梵净山》一文中说:“从红军长征出发地走下来,一路看过许多山,让我动了情的,却独独是这没有听说过的梵净山。”——用这样的文字说自

己对梵净山的感受,没到过梵净山的人看了,不动情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阅读铜仁》文章选材的独到之处。

其次看它的内容安排。本书是展示文化特色的专辑。铜仁有一座佛教名山梵净山,有两条母亲河乌江和锦江,是铜仁市文化标志。其实,铜仁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阅读铜仁》没有局限在一山两水,而是全方位展示铜仁的文化,其中有人文、红色文化、历史文化等。在推介人文里,突出铜仁地域文化特色,有土家山寨的风土人情,还有茶园山耕读传家、家族诗化的家族文化,以及万山的朱砂、玉屏箫笛、沿河山歌、铜仁傩戏等地方特色文化,可谓多姿多彩。要了解、体验铜仁文化,读《阅读铜仁》应该收获满满。这是本书编者刻意追求达到的效果。为此,展示每一文化都用古今、外地、本土名人的精品力作表达。好的文章,作者都是有感而发、巧妙构思,倾尽所能表达的。这样的语言文字最具感染力。每位作者对事物的观察视角不一、认识深度不一、表达方式不一,写出来的文章感染力也就不一样,不同的读者阅读这些文章得到的收获也不一样。为更好地体现这一特点,所选文章力求全方位看事物,为弥补文章的不足就选用多篇文章作补充。如写梵净山的文章有二十六篇、写铜仁城的六篇、乌江的三篇等等。如此安排,读者对某一事件的认知就会得到全面、深刻的印象。可见编者在内容处理上是花了心思的。

再次看它的表达方式。本书所选文章的体裁多样。文体有古代历史散文、韵文(诗词歌赋),现代散文(随笔、小品、回忆录等),现代诗,现代调查报告等等。这由书的功用决定。本书是供阅读的,在文章体裁上契合了不同作者阅读需求。在编辑时都对所选文章作了增删,力求通俗易懂,表述规范,语句通顺,适合不同年龄、阅历读者阅读。选入的文章都是人们公认的优秀文章,兼顾思想性、文化性、历史性、艺术性、情感性,做到让读者阅读后除了了解铜仁的文化外,还受到思想的熏陶或启迪、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沈念的散文《梵净山时光》里这样写:“山即是一新佛,佛即是一座山。”“佛的存在是和諧,是万物共生,我想,梵净山存在的意义就蕴藏其中。”这样的警句似的句子高度概括了梵净山的特点,又给人们某种道理。中国作协会员、诗人末末的现代诗《坐看云涌金顶》中的诗句,“他一把把一借借着金顶上铁索的力/再一步一步借着八面好风的威/ / 然而他用尽一生在天路上摸

到的全是雾/ 后来他用了三生也没有摸着一朵白云”,看似写一个人攀登金顶的过程,实际写了一种人生经历或哲理。如此这般深刻的语句,全书比比皆是,说它能够让读者开卷有益一点不过。我在读《阅读铜仁》是在享受文学艺术之美中度过的。

铜仁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本书又从两个方面展示铜仁地域文化的个性特色。

铜仁是一方有文采的土地。在建省六百多年里,八方之士用手中灵动的笔书写的一方山水的神韵,无处不展示铜仁这一片神奇土地的文采。收入本书的有明人祁顺眼里的石阡“雨余山翠开图画,夜静泉声落管弦”;明人蔡潮心许的铜仁“山从岳麓分来秀,都向辰沅占上游”;清人徐以暹诗咏家乡胜景的《咏铜仁景点》;清人洪亮吉行舟赏乌江《自塘头舟行至思南府城外》……展示了一幅幅铜仁灵山秀水的水墨画卷。这正如文中导言说的“撷梵天净土之灵气,纳乌江奇峡之雄奇,洗练之意,真挚之情,记天地人和之入境,绘铜仁之洞天,至臻至美,至情至性的文字,是目不暇接的资历,也是别后依依的记忆”。古人用他们的笔书写了铜仁地域文化的文采,同时展示他们言语表达的文采。

铜仁也是一方英雄的土地。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绘着镰刀铁锤的党旗,书写“八一”的军旗映红了铜仁这片土地。本书选入了辛亥革命至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铜仁人民投入革命、支持革命所作贡献的文章,周逸群、旷继勋等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木黄会师、困牛山壮举、浴血梵净山等革命故事的历史意义,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铜仁人。《阅读铜仁》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则改变了方式,表现方式随意,用什么体裁能够说明问题,就用什么体裁的文章,有访谈、回忆、文献、考证等。多形式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部近现代革命史、奋斗史和发展史,为读者赓续红色血脉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

此外,《阅读铜仁》都是名人用名篇在说铜仁文化,从文化内容到文字艺术都能够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我阅读的收获或印象正如张新民先生在本书《序》里说的那样,“(它)会满足更多朋友深‘阅’细‘读’本土山川风物的需要”。古人说“黔中各郡邑,独美于铜仁”;我要说“今天的铜仁是黔东明珠,正熠熠生辉”。为何有这样的说法,读者不妨也看看《阅读铜仁》里的文章。

继承往圣绝学

展示文化自信

——读《平箫玉笛慰乡愁》《玉屏箫笛文史集萃》

黄松柏

平箫玉笛是玉屏的骄傲,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玉屏的,也是中国的。平箫蜚声中外,玉笛大名鼎鼎。平箫玉笛比翼双飞在历史的长河中,名震中外管乐乐坛。玉屏箫笛制作技艺是玉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这两年里,玉屏侗族自治县政协相继组织人员挖掘箫笛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关于玉屏箫笛近六十万字的两本皇皇之作,看后,令人振奋,令人感动。它的出版,展示了地域性文化建设保护传承的重要成果,呈现了玉屏厚重有为的人文历史,丰富了玉屏箫笛历史文化,体现了历史自信,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精神气质。下面谈谈读后此书的几点具体感受。

宏廓厚重,意蕴深远。两本关于玉屏箫笛的书,架构宏大,篇目丰赡,内容纵到底横到边,包括了玉屏箫笛出世以来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该书以历史唯物视角,纵览平箫玉笛一路音韵的历史印迹,正视历史情景,还原历史真实,把历史曾经碰撞、轻视的亲密扶持重视起来,让它再度呈现璀璨的历史文化光辉。书中以箫笛发展历史为纵线,各历史节点上发生的箫笛事件为横向往内容,纵横扩展,包罗万象。从明清年间郑氏郑维藩首创平箫开始,回眸了平箫起始“神授”的庄严和神秘,介绍了清雍正撤平溪卫建玉屏县间,笛子由此产生的史实。厘清了明清时期平箫由祖制礼品自娱自乐,到庙堂贡品皇家独有,再到社会商品全民可有的历史节点。回顾了1915年郑氏兄弟郑步青、郑丹青制造平箫一对,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历史盛况,展示了民国抗战时期弦调悲声。“群山竞秀”大师辈出箫笛隆盛期的历史盛景。同时也纷呈推出音律、制造、大师人物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箫笛整体发展获省优、部优,郑辉蒸大师参加全国手工业代表大会,吹奏一曲《良宵》,技惊四座,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等动心动人情。此书创作出版历时两年半,是对玉屏成立侗族自治县四十周年的重要献礼,也是玉屏箫笛人文历史的自豪展示。挖掘整理、创作出版这价值极高的文人著作,是玉屏县在最适当、最重要时期干成的一件具有丰碑意义的文

化大事。无论从历史人文影响的深度,或是从文化自信、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还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促进文旅活动开展的需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产生良好和深远的影响。

继承绝学,承前启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古人对社会精英、民族脊梁的期许。这里的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为先贤继承发扬好最美好最有用的东西。玉屏箫笛就是先贤往圣留下来的绝学。它以贡箫的身份赢得皇家认可,以巴拿马金牌的荣誉获得世界赞美,以省优部优的身价获得当代消费者的青睐。可以说,它是玉屏的绝学,也是国家的绝学、民族的绝学。此书出版发行,其本身就是继承箫笛绝学的具体行为和表现。书中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全面地传承了玉屏箫笛文化:一是深究了玉屏箫笛一路走来的人文影响力和创造性,特别是它从民间民乐,成为宫廷圣物,继而成为世界公认品牌,成为鼓舞抗战的精神武器,从而增强了人们对箫笛文化内在精神力量的认知,对箫笛文脉的延传性和发展箫笛的动力有了新的认知新的升华。二是对平箫玉笛的制式进行了深度调研和详细介绍,为人们提供了古今平箫精致的样板。为此,人们知道了工匠精神的可贵和制作的过程纷繁,明白了箫笛创新改造艰苦探索的不易,为平箫玉笛当代制作者提供了物质的参照物和精神的催化剂,为现代平箫玉笛创造性继承绝学创造了条件。三是书中介绍和展示了一些很有效用的前瞻机制。全县两个箫笛博物馆,公私各一家,名气开始传扬。小学生开设箫笛演奏课,全县推广。县每年都有箫笛制作竞赛和演奏大赛,人才不断成长。箫笛演奏雅集在民间时常有之,参与者不断增加。政府、社团、个人三个层面传承箫笛文化,继承先贤绝学蔚然成风。

史料翔实,洞见卓然。该著作的形成,来自各地方各行业钟爱箫笛的作者们艰辛的著述,其引证参考的资料来自县志以及箫笛有关的历史著述,来自历史名人的有关文字记录,来自箫笛名家后代的回顾追忆;有“一物胜千言”的明清、民国箫笛实物的辨别考证,有近些年一些箫笛研究者正规出版的著作,有现今热心箫笛演奏大师,制作大师,本

地一些箫笛传承人和部分箫笛从业者关于玉屏箫笛制作吹奏的亲历创作实践。整个文本创作汇集了古今关于箫笛的文字精粹。丰富翔实的资料,纷繁各异的观点,为深耕细磨作品质量提供了基础保证,也为提出科学可信的见地创造了条件。

例如,平箫技艺所授之人,是半人半神的世外高人。接受技艺,首创平箫的人是郑维藩。明万历年间的郑维藩,工于诗赋,精通音律。巧遇半人半神的世外高人后,帮其医治病痛,解其困顿。异人心感真诚,尽授制箫之技,平箫得以大放异彩流芳百世。

还如,“群山竞秀”形成原因:一是郑氏箫笛秘不传人转为广收门徒,创造了人才基础。二是抗战爆发,玉屏是往来昆明大后方必经之地,箫笛成了壮怀抗援,慰藉乡愁的武器和雅器。三是郑芝山品牌名箫界,制箫人趋利而仿。当时玉屏箫笛制作和销售以“山”字为品牌的箫笛和门店达40家。可谓群英荟萃,也鱼龙混杂,当然也是大师辈出之际。还有一些见地通透明了很朴素,很有确定性。如平箫是在平溪卫(玉屏)发展起来的箫,叫平箫,不是玉屏首创了箫。又如郑芝山品牌,是大师郑步青创立的一个平箫品牌,其子孙后代都用其品牌名号对外经营,但箫笛商品不一定是郑步青做的。其它“山”之品牌也如此类推。再如箫笛商品升华为艺术收藏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说,一般箫笛制作者出产的成品箫笛都是商品。而既是商品又是艺术收藏品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出自大师之手,二是精美的原创独创,三是经受了历史的洗礼。现在雕刻精美诗书画印的民国“山”之号箫笛,成了嘉德、雅昌一些大拍公司的重宝,一支箫品动辄几万几十万不等。

大师加持,博采众长。清道光贵州大定要出一本《大定府志》,有幸得到当时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亲自作序。林在文中提出注重之项后,赞其此志手稿,“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校之精”令人动容。此书,后成为中国四大地方志之一。誉其为,“一部地方志,半部彝族史”。大师效应由此可见。《平箫玉笛慰乡愁》一书由贵州史学泰斗顾久先生任学术顾问并亲自作序。他说:玉屏县政协的朋友们,在财力人力不宽裕

的情况下,辛勤编纂此书,追溯源远流长的历程,记录精湛完美的技艺,回忆文化艺术的盛事,铭记卓有贡献的名家,传承优秀文化,为造福桑梓,个个担责,篇篇念情。顾久先生这一席话,中肯切实,感人至深。明确此书意义的同时也褒奖了编纂此书人的情怀和辛劳。

此书不仅得到大师加持指导,也簇拥了星光熠熠的名家阵容和地域烂烂的异彩文韵,吸纳众人之长聚集成了文本的悠长火焰。张维良、唐俊乔、周林生、谭宝硕、张恨水、缪宜民、王少庆、李光泰、荣政、张树虞等等名家为此书贡献很多智慧,增添了恒远光彩。张维良先生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的“大雅国风”民乐新世纪,用的是玉屏箫笛。他评价道:“它是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艳丽而羞涩的玫瑰,是响亮而豪放的天籁。”唐俊乔女士说:“我主持策划并领衔主演的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在35届上海之春国际艺术节演出,所有所用箫笛全部来自玉屏。”这些名家对玉屏箫笛的认知,对其历史发展的了解,对它钟爱的情怀和贡献的心智行为都是最权威最深厚最感人的。相信历史会记得他们。

两本书大部分内容由居住玉屏的人士写作。当中,一部分是原住民,另部分为外省市执着手箫箫笛的“殉道者”。原住民写作者为箫笛传承世家,箫笛研究收藏者,有一定写作能力爱好箫笛的爱好人员和社区写作者。外省市的箫笛“殉道者”有湖南的,河南的,还有内蒙古的等。他们既是演奏人,又是制作者,收入微薄,艰苦度日,怀一腔对箫笛的爱,与心中的箫笛相依为命,苦乐都在其中。原住民的文,大多是追溯箫笛渊源,回眸辉煌过往,忆及形制打造,讲述各家特长等。外来者的文章,谈的大多是箫笛灵魂之爱的经历,箫笛的品牌与市场,箫笛形制的传承改革,箫笛现状与未来等。书中的每篇文章无论出自何方何人,他们共性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崇敬与挚爱,主基调是文化自信。每篇文章各有价值,各有各的光和魂,聚集成为璀璨的整体魅力。

这部著作,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光大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在当今成就和影响是显然的。同时,我也相信,优秀文化是不朽的,创造优秀文化的人也是不朽的。

读唐诗
信笔

杨村

李白诗云:“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月夜听卢子顺弹琴》)杜甫也吟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在唐代诗歌里,吟咏“世无知音”的诗篇很多。除了李杜之外,李应物、孟浩然等等,都有“知音世所稀”的慨叹。

你们都觉得曲高和寡,像书应物一样“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简卢陟》)。何也?按我以前的看法,是你们已经不断地向上登临,走到了高处。过去和你们一起在山下围炉夜饮的那些朋友,他们还在山下继续夜饮。你们回过头一看,爬到高处的人少之又少。你们猛然发现,自己才领略到了山下人领略不到的风景。于是世人不解我,“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我现在已经不这样看问题了。假如你们真正爬到了高处——当然排除那种“自视清高”,你们就应该比山下的人看得更远、更深,心底里更理解、更包容,毕竟,你们也曾从山下一步步走去,你们深深知道山下的人在想什么。不是要高山仰止,俯首为尘么?那么,知音就一定还是不相。假如如不动就“高处不胜寒”,怎么可能不孤家寡人?

我回老家跟我三叔种田的时候,我三叔会诉说些家长里短,权衡些蝇头小利,难免“小我”一番。但我是理解他的。譬如我陪他去挖鸡棒腿,一天劳累下来,充其量挣个二三十块钱。我甚以为不值,我三叔却不亦乐乎。假如我要表达对我三叔的“同情”,硬生生给他二三十块钱,劝他不要再去挖鸡棒腿,我三叔会说:“你们在外面花销大,并不比我在家里容易。”你哪里没有知音呢?

要说把“知音”要求到极致,恐怕只有伯牙之于钟子期了。伯牙鼓琴,钟子期非常理解他的曲中之意。伯牙心想着大山弹琴,钟子期就说“巍巍乎若太山”,伯牙想着流水弹琴,钟子期就说“汤汤乎若流水”,故称他为“知音”。若说高下,伯牙是个琴师,钟子期就是一介樵夫罢了。可见曲高与和寡,并没有严格的高下之分,也不一定成正比关系。后来钟子期死,伯牙就不再弹琴了。

在唐诗中,倒也有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有王维的“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他们也都表达一种知音常在的意思。但细细品咂,他们都有点虚与委蛇,安慰友人而已。要是“知音”就是一味地“威武”“万岁”“不朽”“厉害”……如此廉价,假如我在高处,一定是不大喜欢的。

以前读唐诗,总是分不清谁谁,常常张冠李戴,鲁鱼亥豕,将甲诗人的上句和乙诗人的下句相连,并成一首。现在读唐诗似有所悟。一片森林,它是由一棵棵树木长成的,树有自己独特的形貌,或挺拔或虬曲,或秀柔或刚健,各有风采。假如唐诗是一片森林,这片森林就是由成千上万的诗人及其诗作组成,如果细心观察,你也会慢慢分辨出他们的不同气质。有好事者统计,收入《全唐诗》的诗人大约有2200多人,收入他们的诗作就有49000多首。

我写这段话,就是想说说张籍。因为我觉得张籍与别人的风格迥异,用独树一帜来评论,应该是不为过的。我读过他的诗并不多,但总觉得耳目一新。比如他的《猛虎行》《野老歌》,可谓平白如话,却意蕴深远。《猛虎行》是写南山北山树林蓊翳,白天老虎绕着树林横行,到夜晚,它们才来到大路上寻找食物,所有的小动物都不敢发出声响。它们年年在林子中产下幼崽,都要到附近的村子里猎食小黄牛,包括年轻的少年游侠都不敢射杀它们,每天悄悄在林下看老虎走过的行迹。通篇如话家常,却意味无穷。即使放在你生活的时代,也令人不寒而栗。《野老歌》更是明白如话而克制冷静。张籍写一个贫困山村的老农,种着几亩地,却因贫瘠,收获甚微。而且这微薄的收成都要向朝廷上缴,堆积如山,腐化为土。一家人只好去山里拾橡果充饥,哪像那些富商巨贾饱食终日,就连他们家养的宠物狗也天天吃肉,写实啊。要是张籍活在当下,就会写成报告文学,或许能发表在《求是》杂志上。

张籍其实也不是都写黑暗,与朝廷作对。他也写边塞,写忠诚。《没蕃故人》就是写的边塞,好像也是他被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唯一一首。其中有“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一句我曾经感同身受。他写出征月支时,在城下浴血奋战全军覆没。听说停战后,没有人去收拾那些废弃的营帐,只有无主的战马在军旗的招引下返回了军营。2020年,我和元勇在巫曼溪守卡,撒卡的时候,那顶破帐蓬久久没有人收拾,就有这种感觉。

《节妇吟》则可视为张籍写忠诚的诗,非常特别。那时李师道挟兵自重,割据一方,想拉拢张籍籍为伍,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张籍坚辞不受,写下此诗。我们不评论他的对错,只讲他的诗。兹录于此,诸君各自品味:

君妇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完)